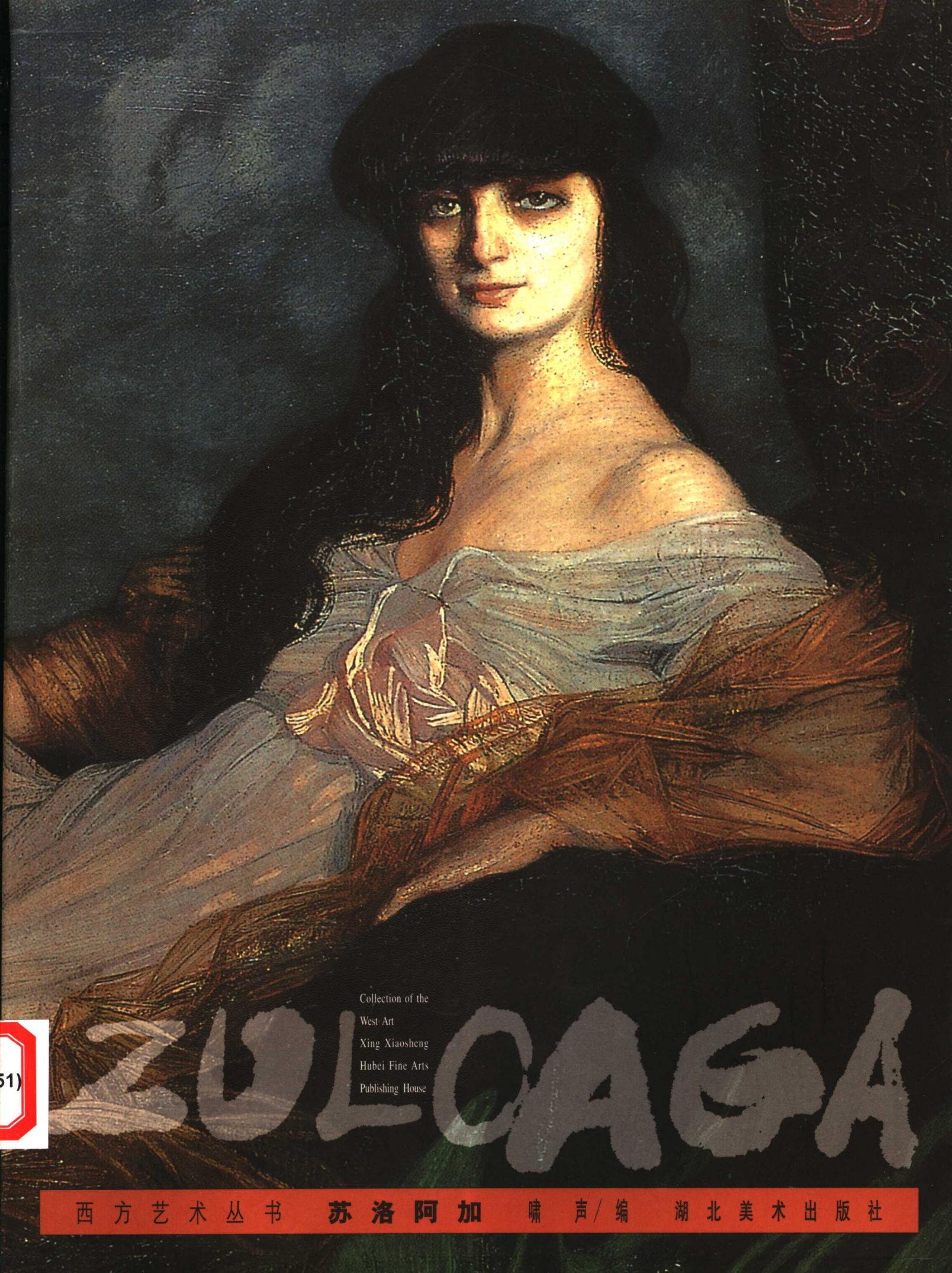




Collection of the
West Art
Xing Xiaosheng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西方艺术丛书 苏洛阿加 啸声 / 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

苏洛阿加

西方艺术丛书 ■ 苏洛阿加 ■ 啸声 / 编 ■ 湖北美术出版社

11/12

因无法与本书所载部分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联系,故请有关著作权人见到此书后与我社联系,我们将按我社有关标准付酬。

Once the owner of the copyright reads the book, please contact with us immediately. we will pay him or her by our standard of remuner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his or her right.

督 印	责任编辑 校对	整体设计 郭汉霞	文字编辑 黑柳征	责任编辑 吴国全	复审 刘明	终审 贺飞白	丛书策划 晓地	丛书主编 啸声
--------	------------	-------------	-------------	-------------	----------	-----------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洛阿加/(西) 啸声编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0.7

(西方艺术丛书/啸声主编)

ISBN 7-5394-1004-3

I. 苏...

II. 苏...

III. 油画-作品集-西班牙-现代

IV.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639 号

西方艺术丛书 苏洛阿加 © 啸声 主编

出版发行: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武昌黄鹤路 75 号

邮政编码:430077

电 话:(027)86787105

制版印刷: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6.5

印 数:1-3000 册

ISBN 7-5394-1004-3/J · 911

定 价:45.00 元

以时代精神注入埃尔·格雷科 传统的苏洛阿加

啸 声



1889年，苏洛阿加在罗马画《受伤的铁匠》

读西班牙巴斯克画家苏洛阿加的画，注视着天上那种包藏凶险的阴霾，浏览着地下那些历尽沧桑的石城，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壮怀激烈、直面人生的悲剧性形象，不禁使人联想到伟大的埃尔·格雷科。苏洛阿加崇敬这位前辈大师，自然有见贤思齐之心。他生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深受19世纪末“九八一代”进步文学界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以时代精神注入埃尔·格雷科传统，演化出个人的独特艺术，即以强悍的风格化表现主义，以自己的视象，描绘“白色西班牙”和“黑色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描绘“九八一代”和当时欧美文苑画坛的光辉形象。他终于在西方群雄并峙的艺术界自立门户，赢得国际声望。他和索罗利亚(Joaquín Sorolla, 1863—1923)、伊图里诺(Francisco Iturrino, 1864—1924)、安格拉达(Hermen Anglada-Camarasa, 1872—1959)和稍晚的索拉纳(Gutiérrez Solana, 1886—1945)，是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坛关键人物，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仅将辉煌的西班牙绘画带进20世纪，而且将它再度推向世界。

巴斯克的烙印

伊格纳西奥·苏洛阿加(Ignacio Zuloaga, 1870—1945)于1870年7月26日出生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埃瓦尔一个著名的金银镶嵌世家。他在毕尔巴鄂东南30公里的这个小镇度过童年，并随擅长素描的父亲普拉西多·苏洛阿加(Plácido Zuloaga)学画。苏洛阿加日后浪迹天涯，却念念不忘故乡，并不断回到那里。埃瓦尔地处偏僻，湮没无闻，而出生于此的这位名满天下的画家却自豪地宣称：“我现在是埃瓦尔人，将来是埃瓦尔人，死也是埃瓦尔人。”苏洛阿加一生，不论时光流逝还是环境变换，他始终作为一个巴斯克人在生活，在创作，特别在艺术创作上，无论对待什么题材，总是体现出那么一股与众不同的巴斯克精神。巴斯克民族的独特性，包括其语言的孤立性，是举世无双的。可是，对所谓的巴斯克精神或巴斯克性格、巴斯克气质，却又很难给予全面准确的概括。这里无疑有阳刚和强悍，也有固执和沉重；有雷厉风行时的果断，也有固步自封中的冷漠……诚然，还有别的。苏洛阿加就是具有这种性格、这种气质的画家。

西班牙的传统

苏洛阿加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成为一名矿业工程师,而是决定从事绘画创作。父亲不但成为他的启蒙老师,而且尽力帮助他走上从艺的道路。苏洛阿加在16岁上由父亲陪伴,首赴马德里,观摩普拉多博物馆历代大师的杰作。此行对他后来的绘画事业,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西班牙文艺复兴以来的大师们把这个来自巴斯克地区的艺术学徒领进了门。他以临摹作为学习的重要手段。他日后在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明确指出:“我的老师,是委拉斯凯兹、苏尔瓦兰和里韦拉,是埃尔·格雷科和戈雅。”他确实从黄金世纪大师们那里继承了讲究构成和简化造型等特点;他对埃尔·格雷科艺术中充满神秘因素和悲剧气氛的表现精神,对戈雅“黑画”所体现的与命运抗争时拼命喊出心声的强烈欲望,尤其心领神会。他尽管从多方面学习,吸取有用的教益,但是西班牙传统在他身上反而得到更自觉的体现。他凭着自己的巴斯克气质,以“九八一代”的思想为指导,自觉弘扬西班牙传统,以此确定自己在当时西方绘画创作上的“座标”。

必须指出,在苏洛阿加的整个艺术生涯中,埃尔·格雷科的作用显然最为突出。这位旷世奇才在苏洛阿加的心目中,无人可以比拟。他以为:“委拉斯凯兹是伟大的,可是更伟大的是他的先行者。在埃尔·格雷科面前,所有的人都要拜倒……”他年轻时初学绘画,便到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临摹埃尔·格雷科的肖像作品;后来又专程到托莱多圣多马教堂去观摩大师的传世绝唱《奥尔加斯伯爵葬礼》;待到成名之后,又收藏多件大师手迹,其中包诸变体中最精彩的那幅《架上基督》(现藏苏马亚苏洛阿加博物馆)和晚年那件煌煌巨制《启示录第五印》(苏洛阿加的后人出让此作。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苏洛阿加的艺术中,不难看出,他所采用的表现与象征手法,多取自埃尔·格雷科。特别是,他深刻领会大师关于画中风景或背景应是人的灵魂投影的教导,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但使人物与背景融为一体,而且互为灵魂的表里,极大程度地加强了作品的精神含量。

法兰西的情结

苏洛阿加在一生的生活和艺术中,都与法国结下不解之缘。

他两岁时,随父母逃避兵乱,躲到法国的巴斯克地区。在13岁上,进入巴黎的一所耶稣会中学,与法国同学厮混了两年。他决心从艺后,为求深造而于1889年赴罗马;但却于同年年末转到巴黎,卜居蒙马特尔高地,并且入热尔韦克斯(Henri Gervex, 1852—1929)开办的美术学院进修。1893年又向著名的卡里埃(Eugène Garrière, 1849—1906)学习。他

很快进入了巴黎艺术家的圈子,尤其与德加、高更、图卢兹-洛特雷克、贝尔纳和德托马等人结谊颇深。苏洛阿加最初多少受到德加的观察角度和表现手法的影响,于1896年前后作《灰调的研究》等作品。他与朋友们交流思想,切磋技艺,一起展出作品(如在巴黎勒巴克·德·布特维尔画廊和高更、凡·高、图卢兹-洛特雷克和贝尔纳合展,又如参加第七届独立派沙龙)。

1899年,他与法国素描家兼舞台美术家德托马的妹妹瓦朗蒂娜·德托马(Valentine Dethomas)结为伉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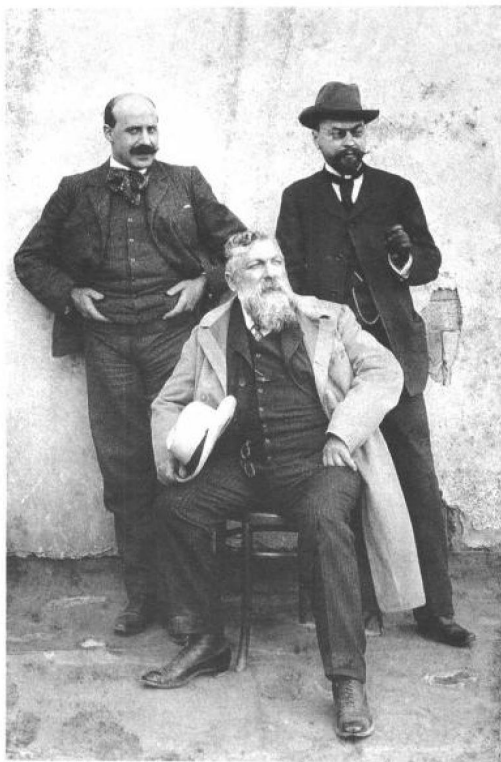
苏洛阿加与罗丹结为忘年交,堪称艺坛佳话。那位已然名震天下的法国雕刻大师,对这位后起之秀的西班牙画家的独特风格给予高度评价,并邀请他参加1904年的迪塞尔多夫大展。苏洛阿加果然不负大师寄望,在此展大获成功。次年,罗丹提议,以自己的三件铸铜作品交换苏洛阿加的一画《托克马达镇长及其随从》(至今藏于巴黎罗丹博物馆)。苏洛阿加欣然接受;以后他又收藏另两件罗丹作品。这一年,他特意陪同罗丹在西班牙旅行,访问马德里,参观普拉多博物馆,到托莱多瞻仰埃尔·格雷科的遗迹,游历安达卢西亚,领略那里的独特风情。

他在巴黎画家聚集的蒙马特尔置屋,虽有数迁,总不出这块高地。他常来常往,直至去世。使人感到极大兴趣的,是苏洛阿加越是与法国关系密切,便越是在自己绘画创作中自觉与法国拉开距离。他越是深入到法国艺术的精髓之中,便越是清醒认识到:那种优雅,那些细腻和精致,并不适合他这个巴斯克地区西班牙人的气质,不适合他这个继承埃尔·格雷科和戈雅传统的西班牙画家的追求。他一度(1892年)离开巴黎,南下到安达卢西亚,就是有意地寻求最富于象征性的西班牙传统,要使自己的艺术扎根本土。苏洛阿加的法兰西情结,非但没有使他陷于情感上的盲目状态,反而使他格外清醒去走独立的艺术道路。正是这样的明智之举,成就了他的事业。其实,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也正是现代法国艺术运动中最有价值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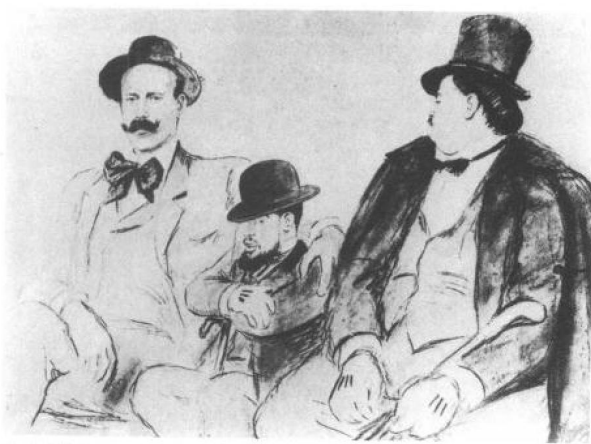
白色西班牙

西班牙南方安达卢西亚地区,受阿拉伯文化影响,城市乡村都呈现一片白色景观,因而有“白色西班牙”之称。此地一向以其独特的景物和浓郁的风情,特别是举世闻名的歌舞和斗牛,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成为“西班牙”的形象象征。

苏洛阿加和许多西班牙艺术家一样,被“白色西班牙”深深吸引。当他觉悟到艺术之道不能违拗天性,而天性的最佳发挥又必须在故土的文化氛围之中时,他首先想到那里。1892年的安达卢西亚之行,引发他于次年在该地区的首府塞维利亚建立画室的想法,以便在切身感受和深刻领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实现真实的自我。此后,尽管他移居他处或到处旅行,却



苏洛阿加(左)、罗丹(中)和舒特金(右)



奥皮索的速写：苏洛阿加、图卢兹-洛特雷克和德托马

总是不断回到那里，甚至兴致勃勃将那里的独特光彩介绍给罗丹。他画那些放荡不羁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画那些盛装戴花或一丝不挂的舞女，画那些服饰灿烂气宇轩昂的斗牛士；他也画那些在烈日晒烤下的南方风景和那些引人入胜的阿拉伯建筑……这些作品，虽然没有脱离追求地域特色的风俗主义范畴，甚至或许难免偏重事物外部的形象，但是并无那种浮光掠影的肤浅。这是因为艺术家有前面所述的深层考虑，而不是出于单纯的猎奇心理，更非去追求异域情调。正是这些作品，以及由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意识，为他赢得在当时西方艺术之都巴黎的最初荣誉，为他以后取得更辉煌的成功铺平道路。

黑色西班牙

与“白色西班牙”相对的“黑色西班牙”，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或政治经济概念，是对西班牙阴暗消极一面的文学性概括。“黑色西班牙”，这意味着贫困与落后，封闭与愚昧，荒凉与阴郁……但同时又涵盖了处于恶境中的种种品德，如沉静挚着，坚韧刚毅，锲而不舍……至于“黑色”一词，又与戈雅晚年的“黑画”联系在一起，因为戈雅在自己的“聋子庄园”创作的那组著名壁画，不但在画面上黑色是压倒一切的主色调，尤其是通过黑色将内容思想上郁结的愤懑发泄出来。如果为“九八一代”的忧国忧民思想寻找一种象征色，那便是黑色。

苏洛阿加与“九八一代”的重要人物如乌纳穆诺、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交往甚密，完全接受他们的思想，堪称是“九八一代”在造型艺术领域的代表。他为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画像，更是将他们确立的“黑色西班牙”的悲剧性形象从文字转化为直观的图画。他于1898年移居塞哥维亚的叔父家中，开始对古老的卡斯蒂利亚地区发生浓厚兴趣，在塞哥维亚、图雷加诺、塞普韦达等地遍访那些石城城堡，那些穷乡僻壤，那些荒村野店，广泛接触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底层劳动人民。从此以后，苏洛阿加的创作发生了质变。“黑色西班牙”的现实和“九八一代”的思想，埃尔·格雷科的传统和他本人的禀性气质，终于融会贯通，使他作为一位具有独特视象的成熟艺术家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出现在西班牙乃至世界的现代艺术史上。朴实的村民，强悍的骡夫、天生的侏儒，患甲状腺肿的病人，还有那些脸上写满艰辛的黑衣老妇……纷纷出现在他的画笔之下，他们身后大地上饱经沧桑的江山和天空中变幻莫测的风云，昭示着他们的命运。

苏洛阿加凭借思想上的深度和表现上的独特，使自己的绘画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名望与收藏

苏洛阿加不仅在欧洲树立自己的名声，展事遍及欧洲各国的许多城市，而且作为“当代西班牙最优秀的画家之一”，华誉远播到南北美洲，作品在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布法罗、匹兹堡、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等许多城市，在中南美洲的古巴、墨西哥、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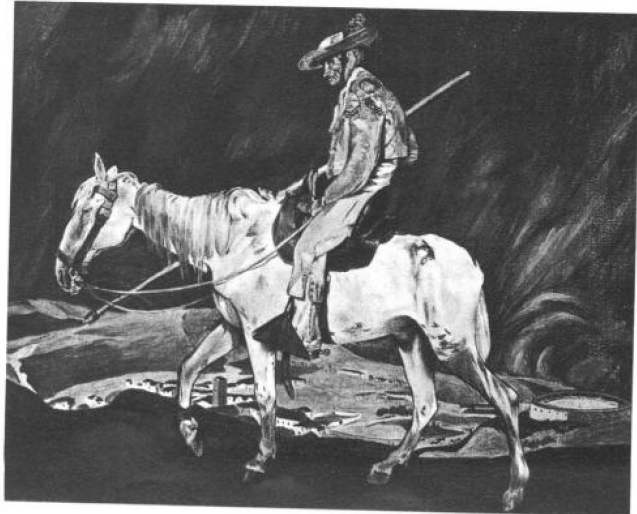


苏马亚苏洛阿加博物馆(画家在世时拍摄)



佩德拉萨苏洛阿加博物馆

苏洛阿加《节日的牺牲品》 1910年
布面油画 藏纽约美洲西班牙协会



阿根廷等许多国家展出，并被广泛收藏。他本人也在1924年至1925年间有美国之行，游历各地之后取道哈瓦那结束行程。

成功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订件，使他不得不面对各式人物，其中有文苑艺坛的精英，也有显贵豪富的要人，自然还有高雅的或风流的淑女……这类肖像作品，成为苏洛阿加毕生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理解，其中多有精彩的佳构，如果对象是文艺界的同道好友；也难免平平之作，如果订件人的时髦品味被不适当地强调。

成功为他带来的收入，使他能够满足收藏艺术品的愿望。他的收藏，上自中古时代的祭屏画或圣骨盒，下至同代西班牙艺术家和欧美同行的佳作，蔚为大观。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毕竟是他所崇拜的埃尔·格雷科和戈雅的几件藏品。除了前面提到的《架上基督》和《启示录第五印》，另一藏品《祈祷的圣方济各》可能出自埃尔·格雷科的画室，至于《忏悔的圣抹大拉的马利亚》，多半是埃尔·格雷科之子豪尔赫·曼努埃尔·泰奥托科普洛斯(Jorge Manuel Theotokopoulos)的手笔。他的戈雅藏品有：《帕拉福斯像》、《巴埃纳伯爵夫人》和《卡米洛·戈雅像》。另一些则可能是戈雅画室的出品，或戈雅追随者的作品。苏洛阿加的收藏并非出于癖好，而是发自一位艺术家内心对艺术的热爱，对创作的需要，对其他艺术家的尊重。

1945年10月31日，伊格纳西奥·苏洛阿加去世。他自己的作品和他的收藏品，如今分藏在苏马亚和佩德拉萨两地的苏洛阿加博物馆，由他的外孙女玛丽亚·罗莎·苏亚雷斯-苏洛阿加(María Rosa Suárez-Zuloaga)掌管。

几件代表作

《乡村斗牛士》(1906年) 在描绘典型西班牙风情的作品中，这件作品最有代表性。它表现了三位年轻的斗牛士，华服美饰，英武潇洒，正在消磨出场前的短暂时光。然而，他们华丽闪光的斗牛服，很可能像许多小镇或村庄的底层斗牛士，是从店里租来的。刚刚穿戴好之后，他们腆起胸脯，扭动腰肢，夸张地做出一些姿态优美的大动作，试一试服装是否合称身，便于施展身手，并想象着在斗牛场上如何展现英姿和本领，以博得观众的喝彩。他们多少有点装腔作势，在三言两语言不及义的交谈中，不无掩饰在进行危险游戏前难免的紧张乃至胆怯。诚然，一旦面对被激怒的牛，他们又会将生死置之度外。画家没有描绘斗牛场面，而是抓住进场前的这一刻，使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心理刻画与优美造型，华丽的色彩与流畅的曲线，都使此画具有迷人的魅力。1910年，苏洛阿加的另一幅斗牛题材作品《节日的牺牲品》，则画了一位神情黯然、上了岁数的长矛手，骑在一匹臀部被牛角刺破的嶙峋瘦马上，垂头丧气，远离了节日的斗牛场和狂欢的人群，走出喧嚣，回到真正属于他的冷清孤独的另一世界。《乡村斗牛

士》和《节日的牺牲品》，堪称姐妹篇，而且都在风俗主义的外表之下传达出艺术家的独到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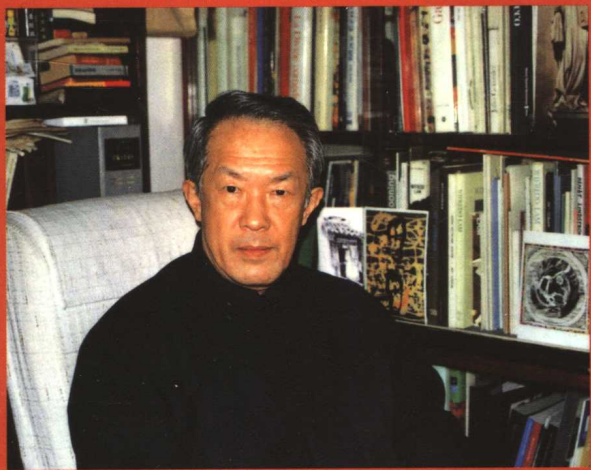
《四人小酌》(约1905年) 20世纪头10年，苏洛阿加对古老的卡斯蒂利亚十分关注，在塞哥维亚创作许多新作，画风也为一变。《野餐》(1899年)、《分酒》(1900年)、《四人小酌》(约1905年)和《托克马达镇长及其随从》(1905年)四幅，属于人物众多而气氛欢快的一类，反映画家刻意从真实生活中表现不易被人了解的深层的西班牙人性格和精神。《四人小酌》可以看做委拉斯凯兹《醉汉》(又称《酒神的凯旋》)的现代翻版。四位中年和老年的庄稼汉，于暮色初降时围坐在小桌旁，桌上只有自酿的葡萄酒和面包以及一盆泡菜。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相对小饮。他们的朴实和高尚，都明明白白地写地脸上。荒瘠晓薄的山地，益发衬托出他们的艰辛与刚毅。他们没有奢侈的欲望，辛劳后的片刻休息和一杯薄酒便是他们的幸福。画面右侧戴着毡帽长着络腮胡的中年人，带着梦一般微笑，正在品味这种幸福。这是一个农民的典型，是苏洛阿加在绘画领域对世界古今人物长廊作出的贡献。褐色的主色调，既是当地的色彩，也是画家对委拉斯凯兹塞维利亚时期用色的响应。

《格雷戈里奥在塞普韦达》(1908年) 苏洛阿加有心追随委拉斯凯兹，还表现在对至今存在于西班牙的侏儒的重视，并以“九八一代”的思想加以表现。他的叔父丹尼尔·苏洛阿加(Daniel Zuloaga)也是画家，住在塞哥维亚，曾为当地一位制造和贩卖酒囊的侏儒格雷戈里奥·弗朗西斯科画像。苏洛阿加在前几年已经为一位女侏儒布埃小姐画像，并在作品题目上为她改名，尊称《女侏儒梅塞德斯夫人像》(1899年)，以此将她同委拉斯凯兹《宫娥》中的女侏儒玛丽亚·巴沃拉相比。他对格雷戈里奥的浓厚兴趣，使他为这位充满大丈夫气概的贫穷小矮人一连画了两幅极其精彩的肖像。第一幅《侏儒“酒囊匠”格雷戈里奥》(1907年)，将人物置于画面中心，让他背着两只对他来说相对太大的皮制酒囊；右侧远处是石城的一隅，头上则是阴风陡起乌云乱飞的天空。人物面部(包括右眼的青光眼)的有力刻画和全画青灰黑调的气氛渲染，都使作品产生悲壮效果。《格雷戈里奥在塞普韦达》则强调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反映画家在这方面对埃尔·格雷科传统的继承。身披长大斗篷的侏儒，持杖立于画面左侧，让出三分之二的画面以俯视的角度描绘地处卡斯蒂利亚河谷的塞普韦达村。背景的象征意义很明显：这位受造物主捉弄而天生畸形的苦命人，不得不在穷山恶水之间走村串乡，为生计奔波。烈日和风雨使他具备古铜皮肤，也铸造了他铁骨铮铮坚忍不拔的性格。他完全像一位悲剧英雄立于天地之间。此画风格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强调用线造型，减弱了光色的变化，形成一种风格化的表现主义。苏洛阿加在以后的创作中，将这一风格锻炼得炉火纯青。

《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像》(1913年) 画中人布

兰科瓦公主安娜(1876年生；1933年卒)，祖籍罗马尼亚，但生在巴黎，嫁法国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称安娜·德·诺阿耶。她以富于东方情调的美艳和凄婉动人的才华，享誉巴黎文坛和上流社会。安娜初以诗集《诉不尽的衷情》和《白天的阴影》成名，以后又有大量诗作，集为《眼花缭乱》、《活人与死者》和《受苦的荣幸》。小说则有《新的希望》、《惊奇的面孔》和《统治》。诗格清雅而又仪态万方，使她拥有无数的崇拜者。画坛名家如范·东根(Van Dongen, 1877—1968)、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 1868—1940)、布朗什(Emile Blanche, 1861—1942)、拉冈达拉(La Gandara, 1862—1917)、福兰(Jean-Louis Forain, 1852—1931)和藤田继春(Tsuguharu Fujita, 1886—1968)等人，都要大显身手，争相为这位绝代缪斯写照传神。然而，终于使她的诗心花容传诸不朽的，是苏洛阿加。画家笔下的女诗人明丽天然，全无珠光宝气的矫饰；她身裹藕色绸裙，臂缠杏黄纱巾，斜倚在墨绿锦缎铺罩的靠榻上；黑发宛如乌云，笼着明月样的面庞，嘴角似有笑意，而明眸却是藏着几分无奈——她在诗中对青春易逝、人生无常和死亡必至不断发出无望的哀叹。画面右下角，画家在矮几上精心安排了几样女诗人心爱的东西，如玫瑰、书籍和首饰，构成一幅精彩的静物画，恰好是一幅“万物虚空图”，以其无限美好而终将放弃的寓意传递出女诗人的心声。背景上是暗花的窗幔向两侧拉开，露出的只是一大片窈然无际的天空，而在青冥之上正有白云苍狗的变幻……构思的完美和绘制的精妙，使此画成为巴黎艺坛红极一时的名作。这件杰作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无疑可以看做“美好时代”文化艺术的象征。我们还可以说，这幅画也是埃尔·格雷科的一个现代回音。

《托莱多的明媚风光》(1932年) 苏洛阿加通常将风景作为自己作品中具有特殊作用的背景，但也有一些完全反映其独特风格的纯风景作品。他在62岁上所画并在画面右下角题写“赠瓦朗蒂娜·伊格纳西奥”的这幅《托莱多的明媚风光》，是一幅不同寻常的佳作。苏洛阿加对托莱多古城的热爱，有双重原因：首先，他将托莱多看做卡斯蒂利亚的象征，他醉心于那里的粗犷险峻和刚强有力；其次，他酷爱埃尔·格雷科，并把大师和古城视为一体。托莱多对于他，仿佛埃尔·格雷科，是照耀他艺术生涯的一盏明灯，应是发光的。他画托莱多，完全按照他的视象，用他的方式。他选择了晴天丽日，表现光影激烈冲突中的峥嵘石城，不论是前景的圣马丁桥，中景的天主教徒双王圣约翰教堂、白圣母犹太教堂和埃尔·格雷科故居，还是远景的宫堡、圣多马教堂钟楼和大教堂，都沐浴在强烈的阳光里，沉浸在明净的空气中，在天高云淡的苍穹下放射出奇特的光彩。功力深厚的素描和土黄夹青的浅色调，都加强了这件风景作品的非凡魅力。将苏洛阿加的《托莱多的明媚风光》同埃尔·格雷科的《托莱多风光》相比，品味其中的异同，无疑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作者介绍 啸声，姓邢，祖籍北京，1938年生于上海。幼习书画，长学外语。自1981年起，专门从事外国美术的介绍工作。1984年至1986年，以公费赴巴黎，进修西方美术史，主修中世纪艺术与现当代艺术。后又多次应邀出访，先后到欧美十余国考察，研究课题扩及法、西、意等拉丁国家及拉丁美洲艺术，并与当代西方艺坛名家有广泛的交往。

其重要著译有《西方中世纪雕刻》(1993年，江西)、《神曲插图集》(1994年，上海)、《巴尔蒂斯》(1995年，上海)、《法国雕刻》(1996年，江西)、《西班牙雕刻》(1998年，江西)、《现代拉丁美洲艺术》(1998年，江西)及弗朗卡斯泰尔的《法国绘画史》(1987年，上海)、罗丹的《法国大教堂》(1993年，上海)、库蒂翁的《佛兰德与荷兰绘画》(1994年，上海)等26种。

啸声于著述之外的艺术活动，包括在京、津、沪、杭及其它城市作学术讲座；应邀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巴黎第四大学、普拉多博物馆、马德里美术学院、毕尔巴鄂美术学院、巴塞罗那庞佩乌·法夫拉大学、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及其它欧洲美术院校和文艺单位讲学；发起并组织塔皮埃斯、维弗雷多·林、罗丹、米罗、巴尔蒂斯等重要来华大展。

由衷感谢在研究苏洛阿加及出版本书上给予我热情帮助的苏马亚苏洛阿加博物馆。

啸声

Agradezco sinceramente al Museo Zuloaga de Zumaia la ayuda que me ha prestado en mi investigación sobre Zuloaga y la publicación de su monografía.

XING Xiaosheng

西方艺术丛书

《西方艺术》丛书旨在介绍古今西方艺术精粹，特别是其中我们所不太了解但很有价值因而可能会引起读者更大兴趣的部分。

《西方艺术》丛书不想设计一个宏大的构架，也不去确立一种固定的体例，而是侧重以灵活的方式去做一些实际工作。丛书中，不论是个人专集或数人合集，一种流派或一场运动，一个门类或一种现象……都尽可能做到资料翔实而观点独立，介绍得深入细致，以期对我国美术界有切实的帮助。

《西方艺术》丛书由专门从事西方艺术介研工作的啸声主编。丛书的每一分册，都是他长期考察与研究的成果，堪供赏鉴，并值得信赖。

西方艺术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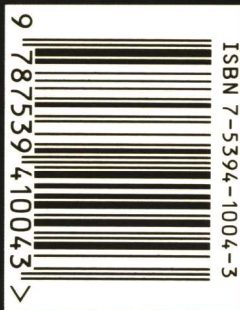
已出版：

《索罗利亚》

《苏洛阿加》

《安格拉达》

《索拉纳》





家父和小妹在巴黎

1891年 布面油画 63cm × 48cm

藏苏马亚苏洛阿加博物馆



比亚马谢尔侯爵像

约1892年 布面油画 91cm × 61cm

藏毕尔巴鄂美术馆



瓦朗蒂娜·德托马像

1894年至1895年 布面油画 200cm × 12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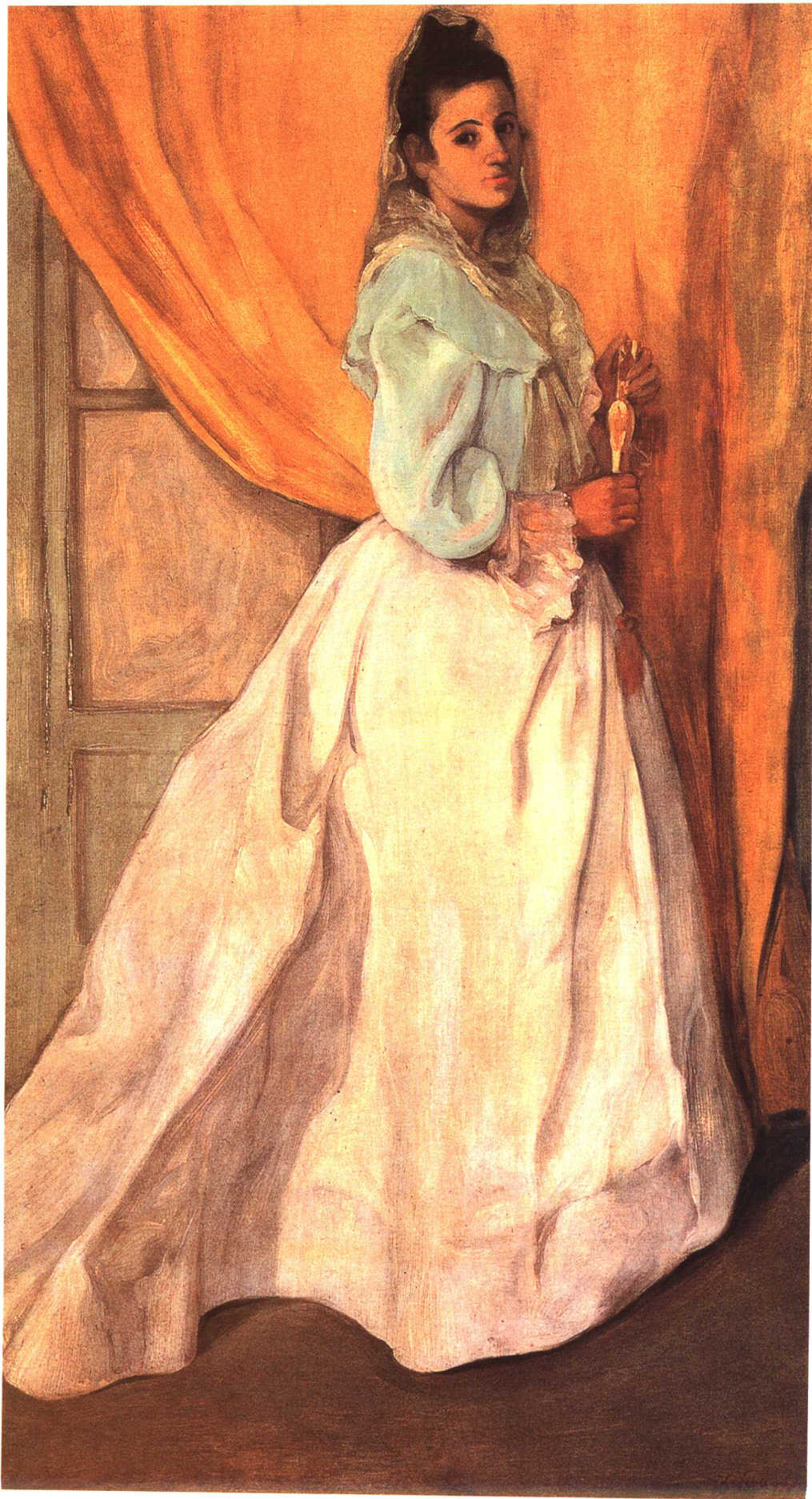
藏苏马亚苏洛阿加博物馆



普拉西多·苏洛阿加在其画室

1895年 布面油画 219cm × 100cm

藏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国立博物馆



阿尔卡拉德瓜代拉女子

1896年 布面油画 173cm × 97cm

藏苏马亚苏洛阿加博物馆



灰调的研究

1896年 布面油画 42cm × 39cm

藏苏马亚苏洛阿加博物馆



塞维利亚二女友

1896年 布面油画 220cm × 170cm

藏巴塞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